

安徒生童话 想起青丝泥

昨夜

在点亮
没有

赵文斌

它好像有个很干净的名

我奶奶从溪里很深处挖出一大把
溪里藏着的这种泥巴
章柠檬
就成了我美术课的橡皮泥果然憨厚地
再逼真

不得不怀念



叶海鸥/文

人说，一个地方的真实来自于夜晚的清风徐吹处。一语道出了我的心声，就像昨晚。不过，我还想补充一句：一个地方的真实来自于清晨的曙光微亮时。

去年10月4日，凌晨，我带着前一晚的意犹未尽，再走八字桥。

晨曦中的八字桥，我看得更真切。此刻的她，就像一尊浸润着岁月沧桑打磨的雕塑，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依然安然、恬淡。古桥啊古桥，经风历雨之后，宠辱不惊是你的胸怀，否则你怎会从朝阳到日暮都会以同一种姿势静看岁月流长呢？我用很轻很轻的脚步走上八字桥，平静的河水在爬满绿色青藤的桥下缓缓流淌，没有淙淙潺潺涓涓之细声，只是轻轻悄悄地淌过。这时，一叶早出的乌篷船从桥洞里探出头来，然后朝北缓缓划去，水晕沿着澄碧的河面，在每一声桨下荡漾，欸乃而起，漾起涟漪圈圈，释放着水乡的舒缓和悠远。此时我心犹如这桥下的河水静静地流

淌着，感叹流水易逝，老桥依旧，岁月不老。

当晨光铺射到这座古桥时，沿河而居的人们已经开始为新的一天而准备着，他们有的隔河拉着家常，有的在河里浣洗衣裳，有的围着小桌吃着早餐，显得古风依依，颇有江南水乡的韵味。你瞧，一位老人伯伯在自家台门前手执蒲扇，生发着煤炉，煤炉里的火苗随着蒲扇的摇摆悠然升起，伸着火舌舔舐炉底，炉旁还有一小堆劈好的柴火，好久不见的日常生活，它曾在我儿时出现，曾在我怀旧的梦里出现。他家门槛上，老式收音机里传来的绍剧和煤炉上的些许青烟在古运河上空盘旋。

青石板铺就的小巷，偶尔出现的小弄，可以引人进入深宅大院。也正是这些小弄让我这个陌生的闯入者，不小心进入了别人的宅院。记得那天，我就顺着这么个小弄，信步而走，诧异于门口小黄狗的乖顺，惊艳于墙角攀爬至房顶的圆圆的牵牛花正朝天欢快地吹着喇叭，都吹红了脸，红到发紫了；那色泽碧绿的两条大冬瓜正同枕共眠，慵懒地躺在房檐上，寻常巷陌的这份诗意，浸染着我的每一神经末

梢，在体内无限度地舒展舒展低眉处，却见门前放着一把轮椅。哦，想来屋主定是个身困轮椅，心慕苍穹的励志者。他深知刘禹锡的坎坷，一间陋室困不住他一身的豪气。而此刻，我站在这间陋室前，房内琴音依然如泣如诉，在这声声阵阵的幽怨中，我似乎也听到一种不羁的声音

腿脚不利索，阻碍不了琴悠扬，心飞扬。即使身陷泥泞，也要仰望星空的人儿呵，你定能将生活的失意读成诗意，用自己的不屈去诠释生命的芳华。致敬：这花窗内的赤子，这陋室中的雅士，这八字桥边的晨光。

踏着如水琴音，走出那条小弄。此时，晨光已经铺满了古运河，铺满了八字桥，铺满了人们有些匆忙起来了的脚步。我背包里的手机又震动了好几回了。于是踅回八字桥，驻足桥头，举目远眺。不远处的四周都是摩天大楼，在早晨的阳光中睁着惺忪的睡眼，睡意朦胧，昨晚他们肯定熬夜到很晚。而我脚下的这座古朴洁净的老桥，无论是朝朝还是暮暮，皆安静地卧于水巷之间，似遗落在人间烟火中的一枚明珠，羞涩地隐在这越地一隅。

暗伤(十四)

小容说：没有啊，我本来就这样。

老方想了想，还是说：我今天下午见到你们班主任了。

小容吓了一跳，她看看老方。

老方说：你不想知道你们班主任说了你什么吗？

小容想了想，说：她一定会说我成绩差，抄作业，不团结同学，不尊敬老师，也不遵守课堂纪律。

老方有些意外，说：怎么老师会这样看你？

小容听爸爸这样问，就说：爸爸，你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她那边？如果站在我这边，我就都告诉你，如果你是站在她那边，那我就什么也不说，你行使家长的权利好了，要打要骂随便。

老方没有想到女儿会给他这样的回答。显然，她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那你就说说看，我来分析一下，看你说的有没有道理。

小容想了想，鼓起勇气说：因为我成绩不好，她就跟我最要好的同学的妈妈说我是差生，让她跟我绝交。还鼓动全班同学孤立我，你看，我衣服上写着什么：J·R，人家是在骂我贱人。小容背过身，老方用手电筒照到她背上，果然有字母，一个大，一个小。

他的心顿时揪成一团。

小容忍不住哭起来，我忘了交捐款，她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是害群之马，说我是老鼠屎。天这么冷，她让好学生坐在中间，窗子边上那么冷，就一直让我们这些差生坐。爸爸，这个学校我真的不想去了，老师像魔鬼，同学也像冷血动物。

老方的心里沉甸甸的，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在学习之外，女儿居然承受了那么多。我就是有一次在课堂上指出她一个读错的音，她就恨上我了。你知道吗？她是教语文的，读音却常常不准，佛像总是被她读成否像，衬托总是被她

读成寸托，就是那样没水平的老师，还会在班级里孤立我，现在，每次体育课就没有人跟我搭档，仰卧起坐、排球，都没法练。

有一次我想，班长总会不一样吧？就过去想让班长帮我递个球，可是我还没走到边上，她远远就冲我摇头，好像我是一个瘟疫病人。

老方听得心里越来越堵，虽然女儿的话听起来有些偏激，但是，作为一个老师，那样做也是不对的。他说：原来你们老师是那样的，早知道我就不让她坐我的车了，给再多的钱也不让坐。

我明天早上去学校找她说说看，让她以后不要这么对你。

小容摇摇头，说：没有用的。

她肯定会跟别的老师说，我这样糟糕，就是被像你这样的家长惯出来的。

你不用去了，我反正已经一半时间熬过来了，还有不到一半的时间，咬咬牙也能挺过去的。

老方心里沉沉的，叹了一口气。

(未完待续)

迁坟通告

特此通告

温岭市城西街道上林村村委会

联系人：陈法铭

手机：13758658266

温岭市城西街道办事处

温岭市城市建设指挥部

2019年1月10日

附：北山公园工程（上林区块）需搬迁坟墓简图



木棉花开(九)

不惑/文

那时，录像厅里港台片居多。在片子里露脸最多的要数周润发、洪金宝、刘德华、周星驰、郑伊健、古天乐、梁朝伟等男星，而女星则是林青霞、关之琳、邱淑贞、赵雅芝、钟楚红、张曼玉、王祖贤等。

港台片里的影星对校园学生的影响力是无敌的，面对那么强大的风暴，他们根本无法抵抗。从发型到穿衣风格到言谈举止，港台风沸腾着少男少女们喷涌的荷尔蒙。于是，男生们扮起了酷酷的表情，他们穿着牛仔装或理着中分头或四六分或三七分头，学着明星们的港台范说话、行事。女生们也照着女星们的穿着去买衣服，举手投足也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她们。

校园里流行小虎队的歌，比如《蝴蝶飞呀》《青苹果乐园》。这个组合里的三位成员吴奇隆（霹雳虎）、陈志朋（小帅虎）、苏有朋（乖乖虎）和当时高中生年龄相仿，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青春活力以及动感十足的歌舞，醉倒的何止一城一池的少男少女？

校园里也掀起了一股港台风流行歌曲热。当时的四大天王——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黎明、郭富城名声鹊起，他们的歌曲随处可见。学生们一边在路上走，一边哼唱着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谁也逃不离，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——一副饱受爱情摧残的语气。

一部分女生则迷上了张国荣，不仅因为他高超的演技，也因为他独特的歌喉，更因为他帅

气的外表。哪怕他在《胭脂扣》里饰演不敢为爱赴死的十二少，也丝毫没有动摇她们对他的崇拜。后来一部《霸王别姬》，张国荣出演名伶程蝶衣，颠覆了素来的帅哥形象，变身柔美多情的旦角，女生们却还是一如既往地疯狂爱他。你简直无法想象她们痴迷的程度，但凡你说她们的哥哥，哪怕一个字不好，她们立马横眉竖目跟你急。她们还去大街上搜罗能够收集到的有关哥哥的所有磁带，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他的《沉默是金》和《爱已成往事》。

木棉也有一副好嗓音，当她唱起《当爱已成往事》的时候，她单薄的外形和忧郁的气质给人一种别样的凄美，让人心疼。

而同时被木棉迷上的，还有三毛，那个喜欢走世界的台湾作家，一个有着谜一般魅力的女子。

她收集了几乎三毛所有的作品——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《万水千山走遍》《稻草人手记》《哭泣的骆驼》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《我的宝贝》等。

她喜欢三毛平实的文字，她喜欢三毛的真性情，她喜欢三毛和荷西寻找真善美的足迹。她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周游世界，并用脚步去丈量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去亲眼目睹那些听闻的人物，去验证书上写到的事情，去体验每一个民族和种族的生活，去结交许多善良友好而真诚的朋友，并记录下一路的风景和心情。

性情内敛而孤独的木棉，在精神世界里骄傲地活着。她欣欣地与书为伴，她在自我的国度里享受着文字带来的悲与喜，快与痛。

(未完待续)

人生病，最需要被温柔以待

刘小兵/文

那日突然感冒，居然发起高烧来。烧是半夜起的，本以为熬一熬就过去了，谁知早上起来，头疼得厉害，体温达39℃，只好就医。

我想，只是感冒，当然没必要去大医院，所谓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小病岂用名医瞧。于是，坚决响应政府均衡合理利用医疗资源之号召，就近到社区卫生院就诊。卫生院真小，一眼望到头，不过，我还是逡巡了一会，才确定这间诊室是内科。不怕你笑话，在这之前，我在专治腰酸骨胀之处排了号。越排越不对劲，净是老人且不说，问诊的都是些腰腿关节科目。原来，不惑男人被门口张贴的发热预诊室误导。

坐诊的是一位年轻女医生。此时几近中午，诊室里除我之外，只有另一患者。同病相怜，或者说世界本来就很小。

后者居然是我的学生。对方先认出了我，叫了声：刘老师好！不惑男人开始尴尬起来，因为我无论如何想不起他的名字，甚至是姓。我之前都是在初三接班过来教的，只有一年的相处，流水的兵太多，也难怪。但我不能表现出我的一无所忆，于是我开始迂回谈起当年的科任老师，这是我的长项。一是有了攀谈的话题，不至于继续尴尬；二是在攀谈过程中，让我有一个记忆的缓冲。果然奏效，我终于记起他姓吴，于是有了与可怜、可爱的小吴短暂的共患之旅。

年轻女医生开出的两支屁股针让我的左臀右腚着实疼了一天！可它还是没缓解我的病情，包括热度。于是，我开始动摇当初的坚持，到市中医院就诊。同样是一个年轻医生，这回是男的。体温一测，高得吓人，先验个血再说。化验单就是医生的眼，单子出来后，年轻男医生看了一眼，就开始奋笔疾书他的孙思邈体。化验单是我新鲜血液的刚性解读，只是鲜红的热血转换成了机打的黑字和忽上忽下的箭

头。这回是输液，且得连续输液三天。

输液厅永远是医院的最大窗口。它将吞吐各地的药液点点滴滴地输入患者的静脉，后者期盼地接受。我提了药到输液厅，此时是夜间急诊期间，寂寥无人。一位值班护士，一个我，此情此景很有诗意。护士睡眼惺忪地接过我的药的卡，一划，刘小兵，她不禁叫了起来，睁开大口罩上方的眼睛看我：你在土坛中学教过书吧？是呀。我应道。她忙拉下口罩：刘老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王×丽。我脱口而出。我也惊诧于我瞬间的准确反应，我甚至想起了她上学期间的许多事情来：伊向来文秀，温言细语，学习刻苦，成绩可喜，在同学中虽没有人缘，却很有书缘。由于患者仍然很少，她轻巧地帮我扎进针后，继续与我叙旧。我觉着，这次输液舒适而愉悦，不知是药液的作用，还是有这段16年之后的师生遇？至此，诗意大增，病情大缓。

输液厅就是个小社会，相对平等的小社会。不管是市民小民，还是富豪高官，都在这里进进出出，扎出来的是血，流进去的是（药）水。大家在这里输液，大家在这里玩手机；大家在这里静坐，大家在这里病愈。说起玩手机，故事又有了。邻座的大婶，输液瓶一上架，就开始玩了，属于目不转睛的那种。稍事，我扫视发现，瓶内药水所剩无几。不惑男人开始琢磨：她知道自己药水快没了吗？我要不要提醒？什么时候提醒合适？这种情形，仿佛与我当年上学路上发现前面板车上装载物将掉未掉的情形一样。当年，我会一直盯着坠物，在它掉下来的刹那，立马报告前面拉车的主人，于是赢得赞声一片。看官，什么是点赞？当年我得到的便是，它能让我乐上一整天。现在，我也是在大婶的药水快滴尽时及时告诉她的，赢得大婶一声谢。

人生病时，最需要被温柔以待。我想，我的病态，或许也是被温柔治愈。